

不平凡的高老

——“中国文联终身成就书法家”高式熊先生专访

俞海滨

2018年4月18日,农历戊戌上巳节,在第六届中国书法兰亭奖颁奖典礼上,高式熊先生获得“中国文联终身成就书法家”荣誉称号。当高老先生坐着轮椅登上领奖台,现场掌声不断。在他的颁奖词中写道:97岁的老人,阅尽沧桑,见证了现、当代书法篆刻发展之历程。其书风印风,以赵叔儒、王福庵为根基,出入矩矱,典雅高迈;一笔一画,一刀一刻,由技入道,以“无我”姿态达“有我”之境。几十年来,他潜心书艺,心境超然,远离尘嚣,人书俱老。在当代书坛,其为人治艺,艺德兼修,为年轻一代书家树立了典范。

高老先生有着不少传奇,在上海乃至全国书法篆刻界口碑载道。4月25日,天气好晴朗,受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委托,在高老家进行了一次充满高老特有幽默、好玩而温馨的实证访谈。

一、唯一健在的建国前加入西泠印社的早期社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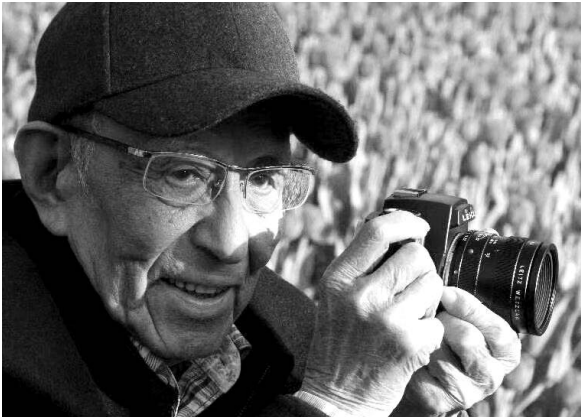
高式熊先生是1947年——唯一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加入西泠印社的早期社员。回眸往事又浮现:1947年春的一天,高式熊跟着篆刻大家、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的王福庵去杭州,怀着景仰的心情,走近西泠印社。拾级而上,孤山顶上的四照阁茶室,露天摆开了好几桌,大家坐在那里喝茶、谈艺、吃饭……经王福庵、丁辅之推荐,在挂有丁敬身画像的仪式厅里举行入社仪式,27岁的高式熊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社员之一。第二年初,由张鲁庵、秦康祥二位发起,为西泠印社篆刻一部四册《西泠印社同人印传》。王福庵闻讯大为高兴,遂确定名单,由张鲁庵提供印石与连史纸,印泥,秦康祥负责文字编写等文案工作,高式熊则负责篆刻。其间文字订讹、印稿审核、印谱成书样式、边款小传刻饬,均由三人合力完成后交王福庵提出修改意见,最后定稿。《西泠印社同人印传》中,除有社籍登记者外,还出现了一些于印社支持资助有贡献者的名册,共计有220方之多。印面刻姓名,边款刻小传。并钤拓一部四册,每页上方钤印一枚,下方附拓边款。后来,由高式熊先生将原拓本交给社长张宗祥,存于西泠印社。这无疑是百年西泠一份珍贵的文化财产。

高式熊先生是晚清进士翰林、书法家高振霄之子,北宋卫国武烈王高琼之后。7岁以后,就开始接受启蒙教育——跟着父亲,一对一教与学,循序渐进,学习儒家经典、古典文学和书法。“像我这样的年龄从来没进过学校,家里有老师教,是很少的。”高老说,“四书五经、三字经、千字文,还有唐诗三百首,每天要背。不但要背,还要做文章,父亲是每个月出一道题目。”“我一向都是跟在父亲身边。因为他是清末进士和翰林太史,凡事都亲力亲为,基本上全部的精力都花在我的学习和书法上面,这种条件是特别优越的,关键是每天生活在一起。”高老先生回忆当时学习书法的情景是这样的:每天清晨,父亲高太史起床后,先叫醒他,然后开始临摹碑帖,临写时还让他在一旁反复观摩,练字先练眼,使他深刻体会书写要领和用笔的妙处。“通常每天一张楷书,一张篆书,这个是规定。”高太史的言传身教使高式熊日后在艺术上地发展具备了很高的起点。高老书写篆书时,常对人说:“我的隶书是看我父亲书写看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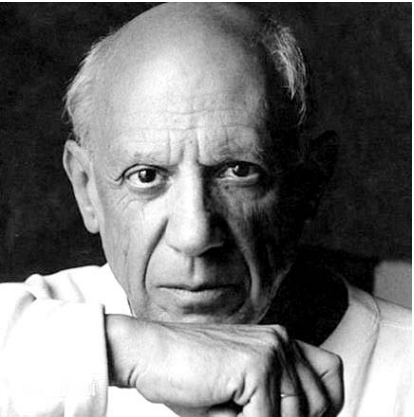
高太史深知若不学篆书,不研究《说文解字》,就不通晓字学之源流,简直可以说是不识字,故要求高式熊也同时开始学习9353字的《说文解字》,每天几十个字,一边学习篆文,一边理解字义。高老先后临摹写《说文解字》四通,通读《说文解字》六次。《书诀》云:“古大家之书,必通篆籀,然后结构淳古,使转朗逸。”高老少年学篆,为学习书法和篆刻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高式熊先生11岁时,父亲高太史决定入住当时吸引不少文化名人居住的四明村(今上海市延安中路913弄,最早叫“成和村”)。当年优雅的环境吸引了不少名人。解放前,徐志摩、陆小曼、胡蝶、周建人……都曾在四明村留下了身影。1936年,16岁的高老开始自学篆刻。高老小时候喜欢帮父亲在作品上钤印,觉得有趣。学写篆书认识篆文后,也喜欢上印章。那年,偶然在家中翻阅一部家藏《金石索》,看到书中的汉印,非常喜欢。但父亲高太史要求高式熊不得做那些与读书无关的事,只能瞒着父亲自学篆刻。

到了1940年,在四明村拜识父亲的好朋友、著名书法篆刻家王福庵。1941年,高式熊得到父亲高太史的挚友、同乡著名书画篆刻家赵叔儒的指点,并有幸遇见篆刻家,收藏鉴定家张鲁庵。高老说:“当时我准备花5元钱买一本印谱,而这本印谱张鲁庵有。要知道,5元钱在当时是蛮贵的。经人介绍,我见到了比我大20岁的张鲁庵,没想到我们一见如故,张鲁庵执意送了我这本原刻本印谱。在以后20年的时间里,我成了张鲁庵家的常客,期间,他所收藏的包括《十钟山房印举》等四百多种印谱,我都细细阅览了一遍。这些印谱对我影响极大。”“张鲁庵每次拣出一些印谱,附上一份清单,打个包,派车送到我家。我看完,只要打个电话,他就再派车送来一包,换回看完的那包。”“他不仅多次送书来,且还特意在他的书房里为我专门放了一张写字台,又给我房门钥匙,让我自由进出,尽情翻阅。”高老总是自豪地说:“我是很有福眼的,能,能把张鲁庵收藏的所有印谱全都看过的,除了我,只有陈巨来、方介堪、叶澐渊几人。”1944年,在与张鲁庵交往中,高老听说张鲁庵的一位朋友批评他的印章,就想当面向



高式熊



毕加索

他讨教。经张鲁庵介绍认识这位朋友——以收藏竹刻、古铜印和名家印驰名又擅于篆刻的秦康祥。从此,常与秦康祥探讨印学,切磋技艺,使高老先生得益甚多,遂结成挚友。

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鲁庵印泥”代表性传承人

2012年6月4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印泥制作技艺(上海鲁庵印泥)代表性传承人高式熊先生,将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鲁庵印泥第49号秘方”,捐赠给了上海静安区文史馆。张鲁庵的儿子——浙江大学教授张永敏还捐赠了父亲制作印泥的部分工具。多年来高老奔走各处,呼吁恢复“鲁庵印泥”,堪为印泥制作当代史的不世功臣。

作为篆刻家,收藏鉴定家的张鲁庵还善制印泥,高式熊先生那时常陪伴左右。高老回忆说,在他家时常常看他做印泥,这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我当时就想,我也要学会自己做印泥。我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了,我没想到,他直接就告诉我,既然我对这个感兴趣,那就一起做吧。

1901年出身于药商家世的张鲁庵,是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作为张同泰药房的第五代老板,他善于经商,又醉心于印学事业,27岁就师从赵叔孺,学习篆刻,并早早加入了西泠印社。做印泥的起因,是篆刻所需,市面上找不到合心意的印泥,他觉得制药和制作印泥有相通之处,于是想到自己创制印泥。当时最有名的是八宝印泥,价格昂贵,且配方保密。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张鲁庵巨资进口了一批科学仪器和设备,决心通过科学手段研究印泥制作。自古以来,好的印泥,都是奢侈品。当时八宝印泥售价几十银元,已有“一两印泥一两金”的说法,“小开”张鲁庵不计成本,买了24两来做研究。他还聘请复旦大学化学、物理专家陈灵生、余雪杨教授,把史书里记载的印泥制作方法逐一进行分析研究,纠正了许多以讹传讹的东西。从1930年到1948年,张鲁庵进行了数百次一丝不苟的试验,研究朱砂、蓖麻油、艾绒三种制作印泥的主要原料的质量标准和最佳搭配比例,及有关辅料的合理添加、制作过程中的加工要求等,遴选编号了其中五十多次比较成功的配方和加工方法。其中,49号配方做出来的印泥在市场上最受欢迎。“鲁庵印泥”的特点是:印色鲜艳雅丽,质薄而匀净,细腻而粘稠度高,热天不烂,寒天不硬,永不褪色。由于用料讲究,制作手法独特,当时的鲁庵印泥比西泠印泥、潜泉印泥还出名,张大千、贺天健、王福庵、吴湖帆等书画名家都使用此印泥。篆刻大家陈巨来曾评价说“用此印泥,即便连钤细元朱文印十方,印文不走样,这在别的印泥是办不到的”。

经年累月下来,高式熊先生自然掌握了不少鲁庵印泥的制作技术。关于49号秘方,高式熊先生多次对外说:是张鲁庵口述,手抄保存,秘方上记载了鲁庵印泥所需的配料及分量。这张方子是张鲁庵先生传给我的。在高老看来,这么有价值、这么好的东西,许多人付出了心血,如果国家不来保护,我们自己保存能保存多久呢?我们私人拿着有什么用呢?经多年奔走呼吁,鲁庵印泥终于被上海市政府批准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报送“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1月24日文化部公布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名单,“鲁庵印泥”榜上有名,与“漳州人宝印泥”一起成为全国唯有的两个“国宝级印泥”。他感慨万分!

高老还回忆说,张鲁庵先生也跟我讲过,制作印泥的方子是死的,最重要的是料。1991年,高式熊先生感动于李耘萍对印泥制作的热爱和执着,便将鲁庵印泥的几组配方交给李耘萍做试验,但并未告知是鲁庵印泥。经反复制作,反复修改手法,但终因原材料质地,制作过程的差异,即使用同一个配方,也无法恢复制作出质量上乘的鲁庵印泥,故尝试制作的“鲁庵印泥”就演变成了“高式熊印泥”。

对年岁已高的高式熊,最大的牵挂的就是“鲁庵印泥”传承与发展。2012年6月,鲁庵印泥技艺传习所筹备启动。传习所作为研究和传承鲁庵印泥的基地,免费传授鲁庵印泥技艺。高式熊先生希望能将这项传统技艺推广到社会,通过办班增加它的传播和交流。高老相信总有人愿意来了解,愿意来学,只要有人诚心来看诚心来学,鲁庵印泥的制作技艺就会好好地传承和发展下去。作为对“鲁庵印泥”的传承与发展,鲁庵印泥有着“只送不卖”的传统,主要还是用于对外交流。目前对外销售的有以高老命名的“高式熊印泥”。

2016年11月,“纪念张鲁庵诞辰115周年——一代印泥制作大师张鲁庵生平文献展”在石门一路15号国宝鲁庵印泥制作技艺传习所揭幕,沪上书法篆刻名家、专家学者和张鲁庵家属及传承人畅谈张鲁庵的艺术成就和鲁庵印泥制作技艺的传承与发展。2017年7月,由文化部、教育部联合主办,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市教委、华东师范大学联合承办“印泥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班在华师大闵行校区开班授课。

三、暖心的老顽童、可爱的潮人

高老的面孔非常像欧洲人,貌似“毕加索”,那双深陷的双眼炯炯有神,眉宇间透射出沧桑老人所独具的自信,更使人感到格外亲切。“文革”时代,“老外”罕见,据闻高式熊先生走在大街上,人们以为“老外”来了,像看西洋镜似地看着这位异类。

你或许还见证过这样的高老家场景:高老在摆满书籍的里间屋创作,画案竟然是不足三尺见方的普通方桌。毛毡特小,仅仅一尺半宽三尺长,几个人团坐桌旁水泄不通,高老埋头书写,好几件作品完成后才向大家点头示意,可爱而认真。高老说:“我没有固定的书房,我的书房在我所处的每个角落,自在。”

98岁的高老之所以长寿,认识他的都这样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一是永远有一颗童心,凡有高老出没的地方,必定是笑声不断,他的笑往往能感染周围的人,出口就是笑话,常常把人逗得肚子痛;二是好走动、不服老,高老经常神出鬼没,上午还在浦西,下午却出现在浦东,晚上却又不知道出现在哪儿了。三是声若洪钟,手腕有劲,还喜欢与年轻人扳手腕。而且年轻书法篆刻家得奖的玉筋小篆和铁线篆刻,高老还可以挥写挥刀……尤其“90后”的高老尚能精书魅力动人之晋唐小楷,字体精细,韵味妍美。

让更令人惊奇的是,在率真和激情背后,高式熊还有一颗与病魔长期抗争的坚强的心。2012年高老开始了前列腺癌并已见扩散,生活质量极差。2012年和2014年,他连续两次做伽玛刀手术。2016年5月,癌症再次来袭。医生判定他



高式熊先生获得“中国文联终身成就书法家”荣誉称号。

“癌症晚期,准备后事”。高老认为:“一个人的心态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生病不可怕,首先自己不要慌。”他住院半年,对待病情顺其自然,心情开朗,有啥吃啥,居然康复有起色。除了与病魔抗争时落得的后遗症——双腿无力行走,只能坐轮椅,其他一切照旧。2016年10月,出院后的高老在《中国书法报》上看到新一轮“书写中国”、主题为“习近平用典”临写活动,竟“夜不能寐”,心潮澎湃,以一位普通书法爱好者的身份把作品寄给报社,先后获得了第三、四、五、六、七期“微信人气奖”。

多年来,高式熊先生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活动。2010年4月21日,是高式熊先生90岁生日,为了表示对玉树地震灾区的悼念,高老原本打算拍卖自己的书法作品,捐出善款,但因当天是全民悼念日,没有举行拍卖活动,于是,高式熊先生在夫人的陪同下亲自赶到上海市红十字会,向灾区捐款。一次春节前,高老拿到稿费,就跟家里人说,这些钱给街道的失独孤寡空巢老人

和贫困学生。

生活中的高式熊,兴趣广泛,是一个极为有趣的上海“潮人”:老古董相机,名牌莱卡,摄影;敲吉他,铜管乐队,并曾登台演出;收藏各种半导体收音机。因高老的“混血儿”外貌,在电影《万水千山总是情》中,还被拉去客串了一名外国摄影师的角色,手中的道具便是自己珍藏的20世纪初出产的柯达格林福照相相机。高老认为,学篆刻不一定要学音乐,但学了音乐,对篆刻也有一定的好处。93岁的时候高老还去学开车,并比方开车时转弯要犹如篆书“使转”轻松自如。访谈中,当我们说到97岁高龄的他曾在车展上逛上两个小时还劲道十足,顺势调侃高老几句,说高老主要是为了看美女车模吧,高老也一起开怀大笑,思维依旧敏捷地对着现场的两位志愿者说:“依身边的这两位美女好!”

高老一段时期还非常爱好收看《中国诗词大会》,想与电视里的选手比比童子功,试试“90后”能不能赢过90后。还说“我更是‘95后’!年轻的很,高兴干很多事,哪里需要我当然高兴去噢!”这暖心、可爱的、不“倚老卖老”的人生观可以说是一种综合素质与修养的体现。无疑能使晚年生活色彩纷呈,也有助于健康长寿。

四、见证了现、当代书法篆刻发展之历程

谈到荣获第六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就奖,高式熊说:“中国书法的最高奖授予我,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出乎意料。其实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永远不放弃自己的爱好。”

一路走来,高式熊先生可以说是幸运的,有龚心钊、赵叔孺、王福庵等前辈提携,更有张鲁庵的莫逆之交以及秦康祥等挚友的交流与学习。

1953年为张鲁庵整理、编写了《张鲁庵所藏印谱目录》又称《鲁庵所藏印谱简目》,由马叙伦题签,王福庵作序,高式熊先生和张鲁庵分别撰写跋记。后来又促成了1962年张鲁庵遗藏全部捐献西泠印社的壮举。

1955年那秋,由张鲁庵发起筹备,高式熊等参与组织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筹备会)。筹备委员为王福庵、马公愚、钱瘦铁、王个簃、张鲁庵、陈



九十八岁的高老如今还是经常写字

迈体弱,亲临现场示范挥毫并讲解。此外,白蕉、拱德邻、潘学固、胡问遂、翁闾运、任政、赵冷月、徐伯清、许宝驯等教授书法;方去疾、钱君匋、单晓天、高式熊等教授篆刻。现今书坛骨干,多是当时受教的学员。至1965年,上海的书法教育、展览等活动兴旺繁盛,在全国首屈一指。

1979年上海《书法》杂志举办首次全国群众书法征稿评比,开创群众书法大赛的先河。本次大赛共评出一等奖10名,二等奖20名,三等奖30名,优秀作品40幅。其中上海近百岁老人苏局仙写《兰亭序》获一等奖,震惊中外书坛。谈到此事,高老回忆说,当时我就在《书法》杂志编辑部工作,应征稿件雪片一样飞入编辑部,落款“苏局仙”的稿子——临《兰亭序》令我眼睛一亮,“这是件特别的东西!”待谢稚柳等全国评委聚在一起看,也纷纷叫好,评了个一等奖。苏局仙是“宋代秀才”,一辈子默默无闻,这下好了,一时间庭院若市,周浦牛桥通往苏家的路也被修好了,协会会员、文史馆馆员的头衔都给了,正在拍摄纪录片《话说长江》的日本摄影团队也闻讯赶去拍了三天。后来近百岁的新晋名人吃不消了,需要有关方面帮忙控制控制登门拜访的人数……

1980年5月,由上海《书法》杂志发起的“第一届全国书法篆刻展览”在沈阳市举行。书法入展者420人,篆刻154人。其中,上海书法入展者:李天马、王个簃、潘稚柳、胡问遂、宋日昌、郭绍虞、周慧珏、王京惠、任政、赵冷月、许宝驯、王遽常、陈佩秋、翁闾运、吴建贤、方传鑫、周志高、张晓明等25人。篆刻入展者:叶露园、童衍方、单晓天、钱君匋、高式熊、潘德熙、江成之、陈茗屋、韩天衡、刘一闻、方去疾等15人。

陈彪对我说,事实上,即使“文革”期间遭遇不好,历经劫难的高式熊不但没有“英雄老去”之态,相反的却是在空前宽松的大气候下,充分施展了他的长才。1984年,为庆祝上海——大阪建立友好城市10周年,参加由宋日昌带队的上海书法家代表团赴大阪进行访问及书法交流。此后,多次被邀请到日本举行书法篆刻展和学术交流。高老说,“去日本作学术交流是一种考验。他们请教你,你如果回答不出来怎么办?实际上也是一个学术的较量。”有的日本人,中国话一句不会说,却笃笃定定坐在那里与高老讨论图章,全靠一支笔、一张纸,一句来一句去,可以笔谈两个小时……

2003年11月20日在西泠印社第十一次社员大会上,百年西泠与百年篆刻的见证人,心中关怀的不是个别人,而是整个印坛及其未来的高式熊先生被推选为西泠印社名誉副社长。

说到书法的可持续发展,在高式熊看来,“当你真正进入古典,你也就是在创造了。”所以在艺术创作上,尤其在工稳妍秀又质朴一路的书法篆刻作品领域,高式熊没有颠覆书法篆刻大家的宗法,也加入了个性化的成份。书法是一门艺术,没有什么可走捷径的秘诀。要说“秘诀”,学书法最困难也可说最简单的事便是“一丝不苟”。高老说,现在不少人都说自己喜欢学书法,但仅仅“喜欢”有什么用?初学者起码要临帖5至10年,不下苦功是不行的,所以一定得持之以恒。这个道理容易懂,但是有许多人急功近利,静不下心来。另外,学书法者还必须专心致志,不要“手写心不写”,不用脑子,心不在焉又怎能学得好呢?学习也是要多实践,多体会。现在学书法的人那么多,我倒要问清楚是不是真的想静下心来好好做的,你这个艰苦的过程是否可以坚持下来,还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随便拜个师就能搞书法展,说出去自己就是书法家了吗?是否只要加入书协就可以外面吹牛了?或者借着头衔名号出去“招摇撞骗”,忽悠“误人子弟”。就好比加入西泠印社就是专家了?其实不是那么一件事情。

“我还有个‘野心’,那就是中国的书法篆刻艺术应该世代代传下去,并且走向世界。”“中国几千年文化要好好继承发扬,这是使命,义不容辞!”谈到这里,高老谦逊说道:“我现在没有多少能力,幸而还能写字。”

“说到幸运,我还得说说,那时那么年轻的我能有张鲁庵这样的忘年交,很难得!如果换作是我,把自己收藏的印谱借给一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还真不大舍得。”尤其是高式熊把习作拿给张鲁庵看,张鲁庵从来不敷衍他,更不会颠倒黑白哄他,每次都直接指出习作中的毛病。“现在回想,我第一次见到他,到最后在医院和他永别,我们的交情整整有21年。这21年,的确是让我永生难忘,我有时候都能想起那些场景,这一辈子确实很感谢他。”忆及张鲁庵时,老人家言语激动,情难自抑。

1942年,高式熊先生学习篆刻还得到王福庵的悉心指点。同样,对于高式熊的作品,王福庵完全是讲实话,缺点绝不放过,要求按修改意见改正,甚至重刻。高老说:“那是真正的批评,从来不哄人。”

事实上,如今大家也说高老对待晚辈总是表里一致,一贯地谦逊、热忱、真挚而平等,老而不倚老,老而不卖老,特别愿意把自己对书法、篆刻艺术的感悟分享给他人。

是的,面前的98岁老人,依然鹤发童颜,精神抖擞地坐于轮椅里,两眼炯炯有神,待人热情慈祥,可敬可亲,在热闹的公众面前似乎没有秘密。艺术和生活中的高老可谓不忘初心,也不忘幽默自嘲:“‘熊’的四点没有了,我不能站起来了,我虽然不能走路了,但手还可以写,还可以刻。我最大的快乐就是能用我的作品为社会作贡献……”

与高老交谈越深越会对高老尊爱有加。衷心祝愿高老的艺术人生常青!